



刘家庙摩崖石刻 一颗隐匿于烟火的明珠

□清静



刘家庙摩崖造像

纷繁尘世，总有一些瑰宝隐匿于不显眼的角落，等待着我们去发现、去聆听。重庆荣昌盘龙镇的刘家庙摩崖石刻，就是这样一颗隐匿于烟火的明珠。

盘龙镇的烟火人间

重庆荣昌盘龙镇，坐落在巴渝秀美的山水之间，宁静而祥和。镇子里，青石板路蜿蜒曲折，串联起一座座古朴的民居。炊烟袅袅从烟囱升起，弥漫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。街头巷尾，孩童们的欢声笑语回荡，老人们坐在门前，讲述着过去的故事。

这里的四季，是一场奇妙的变奏曲。春天，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，漫山遍野的花朵争奇斗艳，油菜花田一片金黄灿烂，微风拂过，花朵们摇头晃脑地窃窃私语。夏天，阳光炽热，绿树成荫，浓密的枝叶如同绿色的大伞，为人们遮挡酷热。蝉在枝头扯着嗓子欢唱，仿佛在诉说着夏日的激情，而夜晚的池塘边，青蛙们也不示弱，呱呱叫着，好似在举行一场盛大的音乐会。秋天，那是收获的季节，稻田里一片金黄，沉甸甸的稻穗弯了腰，人们在田间忙碌着，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，整个镇子都弥漫着稻谷的清香。至于盘龙的冬天，虽很少见到雪花，但寒冷依旧无法阻挡小镇的活力。人们穿上厚厚的棉衣，围坐在一起，分享一年的酸甜苦辣。街头小吃摊冒着腾腾热气，为冬日的盘龙镇增添了几分烟火气。

通往历史的时光隧道

刘家庙摩崖石刻，静静安卧于盘龙镇这奇妙的烟火人间之外，称得上是一位古老

而深沉的智者。我曾多次涉足这片神秘之地，每一次前往，都仿佛是踏上了一条神奇的时光隧道：一头连接着盘龙镇的淳朴日常，另一头则通向那遥远而深邃的历史长河。

那是一个阳光柔和的日子，我又一次来到刘家庙。沿着蜿蜒的小路，闻着泥土与青草混合的香气，来到了摩崖石刻前。眼前的景象，让我瞬间屏住了呼吸。岁月的风刀霜剑在石壁上留下了无情的痕迹，那些原本清晰的线条逐渐模糊，色彩也渐渐褪去，即便如此，依然能从残存的轮廓中感受到曾经的辉煌。

我轻抚着石壁上那些依稀可辨的纹路，指尖传来微微的粗糙感，仿佛能触摸到千年前工匠们的体温。他们或许来自民间的普通家庭，或许是技艺精湛的大师，但无一不是用心灵和双手赋予了这些石头以生命。有的造像面带微笑，那微微上扬的嘴角，像是在为世间的美好而欣慰；有的则神情肃穆，紧蹙的眉头仿佛在沉思着人生的真谛。每一尊造像的眼神都深邃而灵动，似乎在与我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

晚唐五代时期的工匠们，怀着怎样的虔诚与敬畏，在这坚硬的石壁上挥锤舞凿？也许在某个月色如水的夜晚，他们借着微弱的烛光，精心雕琢着每一个细节，汗水顺着额头流下，滴落在脚下的土地。

岁月见证与现代交融

岁月流转，朝代更迭，刘家庙摩崖石刻见证了太多的悲欢离合。在战火纷飞的时代，它或许曾是人们躲避战争的庇护所。在太平盛世，它又成为了人们寄托精神的圣地。每逢佳节，善男信女们会前来焚香祈福，孩子们在周围嬉笑玩耍，那袅袅升起的香烟，带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飘向远方。

如今的盘龙镇，在保留着原有古朴韵味的同时，也融入了现代的元素。街道更加整洁宽敞，基础设施不断完

善，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和谐共生。

而刘家庙摩崖石刻，宛如一位宁静的守望者。当人们在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中感到疲惫和迷茫时，它就像一个心灵的栖息之所。当我们站在这些古老的石刻面前，浮躁的心会渐渐平静下来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在耳边低语。

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，如同璀璨的星辰，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。佛教文化中的慈悲、宽容与智慧，透过这些造像传递给我们。其艺术风格上，无论是线条的流畅还是造型的独特，都展现了古人对美的极致追求。

保护与传承的思考

然而，刘家庙摩崖石刻的保护仍面临严峻挑战。风雨侵蚀让造像日渐模糊。

在追逐现代化的进程中，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些珍贵遗产。当我们沉醉于物质丰富时，不能忘记精神滋养的重要性。

站在这承载岁月沧桑的摩崖石刻前，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记得那次偶遇当地老者，他眯着满是岁月纹路的双眼，深情讲述儿时在这石刻下玩耍的场景，眼神中满是怀念与眷恋。

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借助书籍、影像、网络等媒介，充分展现其魅力，让更多人领略其价值。同时，将蕴含的慈悲、宽容、睿智等文化精髓融入生活，让古老智慧如清泉润泽心灵，似明灯照亮前路，像春风唤醒美好。

刘家庙摩崖石刻，是历史的馈赠、文明的象征。让我们共同守护，让它在岁月长河中闪耀光芒，指引心灵，续写文明篇章。

离开刘家庙时，我再次回望古老的摩崖石刻，心中满是感慨与不舍。夕阳的余晖洒在石壁上，为石刻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，如我隐隐约约的畅想。

(作者系四川省隆昌市作协主席)



刘家庙摩崖造像远景

巴蔓子与土家摔碗酒

□陈刚权

巴蔓子，古巴国中州(今重庆忠县)人，东周末期(约战国中期)将军。

约公元前4世纪，地处长江上游的巴国走向了衰落，一些贵族势力乘机发动武装叛乱，百姓遭受残害，国君地位受到威胁。巴国因其国力衰退，无力平息叛乱者，将军蔓子欲向相邻的楚国借兵平乱。

巴国与楚国虽然相邻，但要见到楚国国王，还有上千公里的路程。蔓子将军从忠州出发，沿着现在的“巴盐古道”，进入楚国。

历史上，石柱境内的“巴盐古道”有三个起点、三个出口、三条古道相互交会，网状前行。从长江边复兴、沿溪上岸的“巴盐古道”，在翻越七曜山上石门坎进入楚国之前，就要经过大寨坎、沙子关等重要关隘。沙子关设在龙河岸边的悬崖之下，关外道路崎岖，关内住人无数。关卡为两层高的木楼，楼下设置关卡大门，楼上为戏台，节庆活动时，在此演戏庆贺，所以当地人就把关卡称为戏楼。

蔓子将军带着一队兵马，从忠州出发渡过长江，翻越方斗山，经过大寨坎，到达沙子关已是深夜。沙子关地处七曜山脚下，山里常有匪患出没，到了夜晚就会闭关保护

百姓的安宁。

蔓子将军一行到达沙子关外，看到关门紧闭，夜深人静，如果呼叫打开关门，定会惊扰百姓。如果不打开关门，行人倒是能够从旁边翻过，但马匹怎么能够过去呢？蔓子将军思索片刻，安排同行人员围住关楼，一起使力将关楼抬起，旋转一定角度，现出能够通过马匹的路来。蔓子将军一行过关后，没来得及将关楼复位，就上马赶路了。第二天，人们看到关楼侧起了，以为是哪路神仙所为，也没敢把关楼复位。久而久之，就流传出“沙子关的戏楼——侧起的”这样的歇后语。

蔓子将军到达楚国，向国王说明来意，并承诺：“愿意拿出三座城池的代价，借楚国兵力平息内乱。”楚国国王被“三座城池”所打动了，遂派出数千兵力的军队，交给蔓子将军带回巴国平乱。

蔓子将军带着楚兵回到巴国江州(今重庆)，很快打垮贵族武装，平息了内乱。巴国平息内乱以后，楚国国王派出使臣，向蔓子索要先前承诺割让的三座城池。蔓子将军为难了，他认为国家不可分裂，身为臣子，不可能私自割城送人，但不履行承诺是为不信，割让国土是为不

忠。

蔓子将军思忖再三，用巴国最高的礼节接待楚国使臣。在宴席上，蔓子将军端着满满一碗酒，对使臣说：“国土不可割让，城池不可得也，将吾头往谢之。”蔓子将军说罢，将碗中的酒一饮而尽，顺手将酒碗摔在地上，酒碗“哗啦”一声成了碎片，蔓子将军拔剑自刎，让楚国来使拿着头颅回去交差。

蔓子将军以头留城、忠信两全的故事，在巴楚大地传为佳话。楚国国王见到巴将军头颅后，感慨道：“假使我们楚国能得到蔓子这样忠勇义气的将军，又何必在乎那几座城池呢？”于是，楚王下令，以上卿之礼埋葬蔓子将军头颅，激励后人缅怀凭吊。

据传，巴蔓子将军的头颅葬在现石柱与湖北利川交界的都亭山上，其忠勇义气的行为，激励着豪放的土家人。后来，土家人在一些重大活动中，为缅怀蔓子将军，都要喝“摔碗酒”。

如今，走进土家山寨，在用餐时为了活跃气氛，都要喝最具特色的土家摔碗酒。

(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副主席)